

敦煌學

第四十期

- 汪 娟 漢譯《摩尼教殘經》體式補論
- 荒見泰史 敦煌講經文獻中的「取散」
- 張家豪 論敦煌佛傳經典之再造
——從《佛本行集經》到《太子成道經》
- 楊明璋 敦煌本談廣《釋佛國品手記》再探
- 廖雅嫻 《勝鬘經疏》(S.6388/BD02346) 中的「自體」說
- 鄭阿財 敦煌寫本 S.5588 文本補正及內容性質新探
——兼論佛教勸善文到儒釋家教蒙書編撰的發展
- 尤 澳 新見李盛鐸舊藏敦煌本《文選注》研究
- 劉 禕 吐蕃時期敦煌藏文佛典紙張的使用
——以《無量壽宗要經》與《十萬頌般若經》為中心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24 年 8 月

敦煌學

第四十期

汪娟 楊明璋 主編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24年8月

《敦煌學》第四十期

封面題字 臺靜農先生

創刊人 潘重規先生

編輯委員

王三慶 朱鳳玉 汪娟 李玉珉 柴劍虹 高田時雄

張廣達 陳懷宇 項楚 榮新江 鄭炳林 鄭阿財

主 編 汪娟 楊明璋

《敦煌學》稿約

- 一、本刊為敦煌學專業之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
- 二、來稿以未曾正式發表之中文稿為限。
- 三、來稿須經二位專家學者匿名審查通過後始予刊登，特約稿除外。
- 四、論著稿件以二萬字為原則；書評稿以六千字為度。請儘量提供與 MicrosoftWord 相容之完稿電子檔與 PDF 電子檔。如有附圖，請儘量另附 300DPI 以上高解析度之 JPG 檔。
- 五、來稿請附論文篇名、300-500 字摘要、3-5 個關鍵詞(皆須中英文)，另附主要參考文獻。投稿著作者之署名、工作單位、職稱(皆須中英文)，及通訊資料。
- 六、撰稿體例請自行參考：<http://nhdh.nhu.edu.tw/2-1.htm>，點選「研究論著」。請務必依本刊「撰稿體例」撰寫，以利作業。
- 七、來稿一經刊登，即致贈作者該刊物一冊及電子檔一份。
- 八、作者如投稿本刊並經收錄後，即視為同意本刊授權合約機構：將「合約標的」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增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或電子書，並規劃成權利產品（或服務），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區域網路、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傳輸方式授權用戶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及列印等使用行為。
- 九、來稿內容涉及著作權問題（如：圖表與長篇之引文等），請作者事先取得著作權持有者之同意。如有違反著作權之情事，文責自負，與本刊無關。
- 十、投稿本刊論文，請將 Word 電子檔與 PDF 電子檔各一份，逕寄至電子郵箱：dunhuangxue.nh@gmail.com。

敦煌學 第 40 期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dunhuangxue.nh@gmail.com

主編：汪 娟、楊明璋

副主編：梁麗玲

執行編輯：廖方瑜、朱怡璇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定 價：500 元

出 版 日：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2024 年 8 月

ISSN 1015-9339

目次

漢譯《摩尼教殘經》體式補論-----	汪娟	1
敦煌講經文獻中的「取散」-----	荒見泰史	45
論敦煌佛傳經典之再造 ——從《佛本行集經》到《太子成道經》-----	張家豪	63
敦煌本談廣《釋佛國品手記》再探-----	楊明璋	89
《勝鬘經疏》(S.6388/BD02346)中的「自體」說-----	廖雅嫻	119
敦煌寫本 S.5588 文本補正及內容性質新探 ——兼論佛教勸善文到儒釋家教蒙書編撰的發展-----	鄭阿財	149
新見李盛鐸舊藏敦煌本《文選注》研究-----	尤澳	173
吐蕃時期敦煌藏文佛典紙張的使用 ——以《無量壽宗要經》與《十萬頌般若經》為中心-----	劉禕	215

Table of Contents

A Supplement Essay on the Stylistic Form (體式) of the Chinese <i>Traité Manichéen</i> (摩尼教殘經)-----	WANG Chuan	----- 1
The Term “Qusan (取散)” in Dunhuang Sermon Literature-----	-----HIROSHI Arami	----- 45
On the Reinvention of the Dunhuang Buddhist Sutras From <i>The Sutra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st Activities of the Buddha</i> to <i>The Sutra of the Prince’s Enlightenment</i> -----	CHANG Chiahao	----- 63
A Further Research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of Tan Guang’s <i>Shi Foguopin Shouji</i> -----	YANG Mingchang	----- 89
The Theory of “Self-essence” in “ <i>Lion’s Roar of Queen Śrīmālā Commentaries</i> (S.6388/BD02346)”-----	LIAO Yahsien	-----119
Supplementary Notes on the Text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5588 and a New Perspective on its Content and Nature: An Additional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from Buddhist Moral Texts to the Compilation of Confucian and Buddhist Premiers of Family Education-----	CHENG Atsai	-----149
Study on Newly Found <i>Annotate of Wenxuan</i> of Dunhuang Edition in Li Shengduo’s Old Collection-----	YOU Ao	-----173
The Paper usase of Tibetan Buddhist Sutras made in Dunhuang under Tibetan Occupation: Centering on the <i>Śa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i> and the <i>Aparimitāyur-nāma Sūtra</i> -----	LIU Yi	-----215

論敦煌佛傳經典之再造—— 從《佛本行集經》到《太子成道經》

張家豪*

摘要

從現存敦煌變文《太子成道經》的題名，可見此一從佛傳經典《佛本行集經》轉化而來的文學作品被時人視為「經」，本文試圖詮釋此一變文「經典化」的可能發展路徑。

文中認為佛傳經典藉由「略要」與「注釋」的方式，將長達60卷的《佛本行集經》轉化為六千餘字的「略要本」，如此則較易改編為變文。當佛傳經典轉化為變文後，時人又試圖提升變文之地位而稱「經」。在同樣以佛傳為題材的變文中，可見僧人在講述《破魔變》時自認是在「講經」，又有講述變文故事時自創一部《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都呈現時人提高變文地位的企圖；而講述佛弟子目連的變文作品則在宋代確實成為一部新經典。

《太子成道經》在敦煌有不稱「經」與稱「經」的二類寫本系統，流行於歸義軍時期。推測此變文本來不稱「經」，而是有意圖造經者將當時流行的佛傳變文冠以「經」名。由於隋代敦煌寫經中楹雅珍曾一度抄寫名為《太子成道(經)》的經典，但後世不見其內容，這一佚失內容的經題正與當時流行的太子成道變文內容相近，故人們便將變文冠上此一經題，又因敦煌寫經文化推波助瀾，便將變文視為經典反覆傳抄、廣為流行。

關鍵詞：敦煌變文、偽經、《太子成道經》

*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On the Reinvention of the Dunhuang Buddhist Sutras

From *The Sutra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st Activities*

of the Buddha to The Sutra of the Prince's

Enlightenment

CHANG Chiahao*

Abstract

From the title of the existing Dunhuang BianWen of *The Sutra of the Prince's Enlightenment*, this literary work, which was transformed from *The Sutra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st Activities of the Buddha*, was regarded as a “classic” by Dunhuang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this “Pseudepigraphos.”

It is argued that the 60-volume Buddhist Sutras were transformed into a 6,000-word “summary” by means of “abstracts” and “commentaries,” which could be easily adapted into the BianWen. When the Buddhist Sutras were transformed into Buddhist BianWen, the Dunhuang people in Tang Dynasty tried to elevate the status of the BianWen and called them “Sutras.” There were also monks who considered themselves to be “preaching sutras” when recounting *The Destruction of Mara Transformation*, the sutra also based on the biography of the Buddha. In addition, *The Sutra on the Eight Phases of the Buddha's Path to Enlightenment* was created when people recounted the BianWen. This situation reflects the attempts to re-create the classic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BianWen about Mulian, the Buddha's Senior Disciple, became a new

* Part-time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lassic of *The Sutra of Mulian Saves His Mother From Hell*.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BianWen of *The Sutra of the Prince's Enlightenment* from a Buddhist Sutra to a Pseudepigraphos as follows: *The Sutra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st Activities of the Buddha* develops into abstract of "The Sutra," and then into Buddhist BianWen such as *The Eight Phases of the Buddha's Path to Enlightenment* and other works, and then into *The Sutra of the Prince's Enlightenment*. After the re-creation, the classic may become popular and by the culture of scripture-writing. It has led to the situation that *The Sutra of the Prince's Enlightenment*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admired sutras that has been copied and spread repeatedly, making it the most written work among all Buddhist BianWen in existence.

Keywords: Dunhuang Bianwen, Pseudepigraphos, *The Sutra of the Prince's Enlightenment*

一、前言

敦煌變文為唐代俗講底本，最初用於佛教講經活動，型態為引經據典並逐句講解佛經的講經文，後發展為敘說故事而不見經典原貌者，轉變經典而為故事以進行展演。雖中外學界對「變文」釋義仍未取得一致意見，然 1929 年鄭振鐸〈敦煌的俗文學〉確立「變文」名稱，又在 1938 年《敦煌俗文學史》解說「變文」的意涵即指「變更」了佛經的本文而成為「俗講」之義，此說有著廣泛的影響¹。

由於俗講以宗教宣傳、寓教於樂為目的，講述一教之主釋迦牟尼佛從兜率天宮降生為悉達太子後出家成道的生平事蹟乃成為一重要題材，形成「佛傳主題」，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目次乃根據變文發展過程以及其形式、內容進行排列，在引經解經的講經文後即為「講釋迦太子出家成佛故事的變文」²。而今日可見 14 種太子成道故事，計三十一件寫本³。

此類以佛傳為主題的變文多已脫離佛傳相關經典文句，即「變更」了佛經，但其中卻有題名為「經」的九件《太子成道經》「變文」被時人視為「經典」，法藏編號 P.2999 寫卷存有尾題：「太子成道『經』壹卷」，又英藏編號 S.2352 寫卷：「太子成道『經』一卷」。此變文是現存佛傳變文中寫卷數最多者，可見其最為流行而經多次傳抄。本文欲藉此一多次傳抄且被時人視為「經」的變文《太子成道經》，討論佛經轉化為變文又由變文再造為「經典」的可能性。

二、佛傳變文發展研究述評

《太子成道經》之名最早見錄於唐天冊萬歲元年(695)《大周刊定眾經目錄》

¹ 有關中外學者對變文之名義與釋義可參鄭阿財〈敦煌講經文是否為變文爭議之平議〉，饒宗頤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2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303-321。

²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敦煌變文集新書敘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2。

³ 1.《太子成道經》九件寫卷編號：P.2299、P.2924、P.2999、S.548V、S.2352、S.2682V+P.3128、S.4626、Dx.2114、BD.6780。2.《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四件寫卷編號：日本龍谷大學藏本、S.3711V、S.5892、P.2249V。3.《八相變（一）》四件寫卷編號：BD.3024、BD.8191、BD.4040 及中國書店藏敦煌文獻 74 號。4.日本寧樂美術館藏本《八相變（二）》。5.《太子成道變文（一）》兩件寫卷編號：P.3496、BD.8579V。6.S.4480《太子成道變文（二）》。7.S.4128《太子成道變文（三）》。8.S.4633《太子成道變文（四）》。9.S.3096《太子成道變文（五）》。10.首都博物館藏編號 32.536 號卷背《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11.《釋迦因緣劇本（擬）》。12.羽 708《太子成道變文（擬）》。13.Dx.1225《太子成道變文（擬）》。14.《破魔變》寫卷編號：P.2187、P.3491 與七件俄藏殘卷之綴合為 Dx.410 + Dx.409 + ? + Dx.5802 + Dx.5853 + ? + Dx.6043 + Dx.10737 + Dx.11139。

（《大周錄》）卷 15「偽經目錄」：

《佛說太子成道經》一卷、《十往生阿彌陀佛國經》一卷……右件經古來相傳皆云偽謬。觀其文言冗雜，理義澆浮，雖偷佛說之名，終露人謨之狀。迷墜群品，罔不由斯⁴。

其中《佛說太子成道經》不冠「佛說」則經題便與現存變文《太子成道經》完全相符。因此李正宇〈晚唐敦煌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⁵認為：「敦煌變文《太子成道經》出世之前，先已有《太子成道經》傳世。」此文中認為現存的《太子成道經》為一變文而非經典，並以編號 S.4162、P.2276 寫卷上楹雅珍為亡父所寫的題記中有《太子成道（經）》一部作為佐證，指出題記中的經名與《大周錄》所載《佛說太子成道經》以及敦煌文獻《佛說如來成道經》有可能是「同經而異名」。李氏認為：

《太子成道經》變文大概又是在《佛說如來成道經》或《太子成道經》講經文基礎上產生的，是《佛說如來成道經講經文》或《太子成道經講經文》進一步世俗化、故事化和通俗化的產物⁶。

其所勾勒出變文發展的路徑是：「經典（《佛本行集經》）→偽經（《佛說太子成道經》、敦煌本《佛說如來成道經》、楹雅珍抄《太子成道（經）》）→依據偽經的講經文（佚失）→變文（《太子成道經》）」。

依李氏的推測，《太子成道經》變文是自偽經《佛說太子成道經》與《佛說如來成道經》發展而來，而其發展過程中可能先歷經「講經文」的階段，但講經文後世佚失，故今只見由講經文改編而成的變文《太子成道經》。依此推測則今日可見的變文《太子成道經》應當是較晚出的作品，且並不同於《大周錄》中的《佛說太子成道經》。

將李氏所提及敦煌本《佛說如來成道經》與變文《太子成道經》進行比對，可見在形式、篇幅與用語上全然未見相似處，前者多以四、六句式行文，變文則以韻、散交錯形式敘事而為一講唱文學作品，兩部「經」僅題材同為悉達太子成道故事，二者的關係並不明確，或因此李氏臆測其發展過程中經歷了「講經文」

⁴ 唐·沙門明佺等《大周刊定眾經目錄》（CBETA, T55, no. 2153, p. 474, b27-c13）。

⁵ 李正宇〈晚唐敦煌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頁64-82。

⁶ 李正宇〈晚唐敦煌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頁74。

的階段。

相較李正宇的論述，荒見泰史〈從敦煌寫本中變文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變——以佛傳故事變文類作品為中心〉一文提出了「故事略要本」的概念，指引變文發展的另一路徑。此文「試圖通過調查變文作品裡的各個寫本之間改寫情況的異同，來探討變文的發展演變情況」⁷，文中考察佛傳故事變文類寫本的寫卷年代，並在分類中加入了摘抄佛傳經典的「故事略要本」寫卷。文中指出故事略要本 P.2837 號寫卷內容主要利用經典裡的文字，但在文體上有所簡化，在發展上可能介於經典與變文之間，可知其所指變文生成路徑是：「**佛傳經典**（《佛本行集經》）→**故事略要本**→**佛傳變文**」。文中又進一步考察寫卷抄寫情況，推測敦煌太子成道相關變文寫本的鏈接順序為：《八相變》→《太子成道經》⁸，若如此文之考察則經典發展至變文之可能情況為：「**佛傳經典**（《佛本行集經》）→**故事略要本**→**佛傳變文**（《八相變》）→**偽經**（《太子成道經》）」。⁹顯然此文的研究與李正宇所勾勒的變文發展情況有所不同。

林世田〈《佛說如來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究》⁹、林世田〈敦煌文學作品對佛典的改編——以《降魔變文》為例〉¹⁰二文肯定李正宇之論述，然而此文主要研究對象為李氏所指與《太子成道經》可能「同經而異名」之《佛說如來成道經》，並在研究後提出佛傳相關偽經與變文之關係，認為：

佛本生經、《佛說如來成道經》、《降魔變文一卷》三者的相互繼承，形成了佛經——疑偽經——變文的演變鍊條¹¹。

其指出《佛說如來成道經》有 64 句將近全經之半的文句被直接取用或稍加改寫入《降魔變文》中。不過《降魔變文》之內容主體為講述須達起精舍故事，題材改編自《賢愚經》¹²，而林氏的論述只能凸顯變文編寫的過程中有以疑偽經為素

⁷ [日]荒見泰史〈從敦煌寫本中變文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變——以佛傳故事變文類作品為中心〉，《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4。

⁸ [日]荒見泰史〈從敦煌寫本中變文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變——以佛傳故事變文類作品為中心〉，頁32。

⁹ 林世田〈《佛說如來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究〉，《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4期；後收入《敦煌遺書研究論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年），頁89-101。

¹⁰ 林世田〈敦煌文學作品對佛典的改編——以《降魔變文》為例〉，林世田、楊學勇、劉波《敦煌佛典的流通與改造》（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139-146。

¹¹ 林世田〈《佛說如來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究〉，頁101。

¹²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頁175。

材者，即羅宗濤所謂「雜掇諸經之有關記載而以己意貫穿之也¹³」。

林氏在論述偽經《佛說如來成道經》的來源時指出：

比較而言，《佛說如來成道經》在情節上摘取了《佛本行集經》中的部分，重新組織而成；其文字亦比原經中的精煉概括的多。《佛說如來成道經》屬疑偽經，疑偽經大致有三種來歷：宿習與冥受、抄錄與摘編原有經典、偽造經典。《佛說如來成道經》屬於第二種，它取材於佛本生故事，但有不少摘編和改造的成分¹⁴。

所勾勒的變文生成路徑是：「經典（《佛本行集經》）→摘編經典而生之偽經（《佛說如來成道經》）→變文（《降魔變文》）」，此一論述顯而未見《降魔變文》最主要的改編對象《賢愚經》在變文發展路徑上的位置。不過林氏在論述中指出經典過渡至變文時須經歷摘編原有經典的階段，確實是極為可能的創作手法，因為《佛本行集經》長達 60 卷近四十萬字，要將如此長篇之經典改寫為一萬字左右的短篇文學作品，其編寫時可合理推測應當先經由「摘編」之手法擇出重點，才能進一步改編與創作，此一摘編改造的概念與荒見泰史所指「故事略要本」的概念近似。

近年張小艷〈《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之研究〉¹⁵在探討《太子成道經》的性質時肯定李正宇的說法，但其推測成立年代時則較李氏更早成立，認為今日可見的敦煌《太子成道經》變文即是著錄於《大周錄》中的偽經，並且在 S.4162、P.2276 楹雅珍寫《優婆塞戒經》卷末所附仁壽 4 年的題記中已有記載，至遲在公元 604 年已經出現。最終得出：

《太子成道經》是以《佛本行集經》為主並化合諸經、摻和中國傳統文化和民俗風習而撰造一部偽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則是根據這部偽經改編而成的佛傳因緣故事¹⁶。

然而現今可見較早而具有題記的講經文是公元 920 年 P.2133《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講經文》所載貞明 6 年正月時所記，而變文是由講經文發展而來，本是引用佛典

¹³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頁 140。

¹⁴ 林世田〈《佛說如來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究〉，頁 97。

¹⁵ 張小艷〈《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之研究〉，《敦煌學》第 39 期，2023 年 8 月，頁 193-229。

¹⁶ 張小艷〈《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之研究〉，頁 223。

文句後解釋經文，《太子成道經》全篇未引經文，顯然並非講經文而是變文，將此變文年代提前至公元 604 年已出現並成為敦煌歸義軍時期（848-1036）所流行的講唱文學《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的創作藍本¹⁷，其雖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但就目前可見變文及講經文的寫卷年代，亦不必然成立。

就現存資料而言，楹雅珍寫《優婆塞戒經》題記中的「太子成道經」可表示公元 604 年或已有佛教徒將教主釋迦牟尼成道的事蹟編寫為「偽經」，由於經本僅在《大周錄》（695）中存有經題¹⁸，後世數百年不見流傳，是否等同流行於五代時期的變文《太子成道經》亦無法斷定¹⁹。因此，《太子成道經》的成立亦不能排除「佛傳經典（《佛本行集經》）→故事略要本→佛傳變文（《八相變》）→偽經（《太子成道經》）」的發展方向，本文將嘗試討論此一現存最多抄本且被目為「經」之佛傳變文，乃轉化佛傳經典為變文，後又「經典化」的發展路徑。

三、佛傳經典轉「變」的方法

敦煌寫卷《太子成道經》編號有：P.2299、P.2924、P.2999、S.548V、S.2352、S.2682V+P.3128²⁰、S.4626、Дх.2114、BD.6780 九件，雖名為「經」，但在內容上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八相變（一）》、《八相變（二）》以及首都博物館藏編號 32.536 號《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有密切關係。因為這些佛傳變文在敘述悉達太子成道故事前運用了極其相似的文句敘述了佛陀的本生故事：「於過去無量世時，百千萬劫，多生波羅奈國。……歌利王時，割截身體，節節支解。……非但一生如此，百千萬億劫，精練身心，發其大願，種種苦行，令其心願滿足²¹。」

¹⁷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編號 S.3711 卷背有「癸未年三月一日立契」等雜寫，金岡照光推論其抄寫時代在 863、923 或 983 年，參〔日〕金岡照光著，李寧平、孫亞英譯：〈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社會科學》1983 年第 5 期，頁 231。另有編號 S.5892 寫卷末抄有「甲戌年三十日三界寺僧沙彌法定師記耳」，歸義軍時期的甲戌年可能有 854、914、974 年，土肥義和推定為 974 年。參〔日〕土肥義和《八世紀末——十一世紀初期燉煌氏族人名集成：氏族人名篇·人名篇》（東京：汲古書院，2015 年），頁 1128。

¹⁸ 唐·智昇在《開元釋教錄》（730）卷 18 指出《大周錄》所著錄《佛說太子成道經》：「自古偽錄皆未曾載，《周錄》獨編，雖云古來相傳皆云偽謬，而不別顯出何錄中，且依《周錄》。」（CBETA, T55, no. 2154, p. 678, b5-6）。可見智昇未見此偽經，亦不明《大周錄》著錄的依據為何，只能依據《大周錄》記下經題，顯示此經已不見流傳。

¹⁹ 《太子成道經》編號 S.548V 有尾題表明抄寫於「長興伍年」（934）。

²⁰ 譚如〈寫本情境下 S.2682V+P.3128 綜合研究〉，《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8 年第 3 期，頁 22-26。

²¹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434。

而《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在講唱時都運用了《悉達太子贊》（「迦夷為國淨飯王，悉達太子厭無常」）。另外在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解釋兜率天（「兜率陀者，是梵語……當初不在諸於（餘）國，示現權居兜率天」）以及泥神占驗（「咄咄泥龕土像身……不竝尋常偏愛憐」）內容用語與《八相變（一）》、《八相變（二）》有因襲關係²²。

除了文字的因襲外，這些佛傳變文在情節上亦有相似處，雖然佛傳以「八相」為主要情節架構，但在 P.2299 號《太子成道經》中標示有「第四納妃相」，《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S.3096 號《太子成道變文》中亦皆述及以指環為信物的納妃情節，此情節非漢傳佛教「八相」之說，為敦煌文獻特有的八相說法²³。又陸永峰指出：「《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基本遵循《太子成道經》的情節框架」並認為「《八相變》到《太子成道經》到《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正是這種散文化傾向的集中體現²⁴。」說明佛傳類變文各文本間的關係密切；荒見泰史則從寫卷上字跡的比較，也證明了佛傳寫本間的密切關係，並推測從《八相變》往《太子成道經》的文學發展方向²⁵。因此可將敦煌佛傳類變文視為以相似表述方式演繹同一經典故事的同主題作品，而在這些文字因襲且情節相近的故事中，《八相變（一）》、《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太子成道變文（二）》在敘事時皆述及「金團天子」，此角色在眾多佛傳經典中僅見於《佛本行集經》，故可推知這些佛傳類變文的經典依據當為敦煌最流行的佛傳經典——《佛本行集經》²⁶。

佛教傳至中土，佛傳典籍陸續譯出，較完整者有東漢譯出《修行本起經》2 卷與《中本起經》2 卷、三國譯出《太子瑞應本起經》2 卷、西晉譯出《異出苦

²² 詳細比對參張家豪〈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擬）》探悉〉，《敦煌學》第 33 輯，2017 年 8 月，頁 140-149。

²³ 梁朝真諦《大乘起信論》、隋朝智顛《四教義》等典籍所載八相之說皆無「納妃」一相，敦煌 P.2049《維摩經疏》是唯一將納妃別立一相的獨特說法。八相之說詳參汪娟〈《降生禮文》與八相成道〉，《唐宋古逸佛教儀儀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頁 21-60。

²⁴ 陸永峰《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頁 131-132。

²⁵ 〔日〕荒見泰史〈從敦煌寫本中變文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變——以佛傳故事變文類作品為中心〉，頁 30-33。

²⁶ 荒見泰史指出現在能看到的八種佛傳經典中，敦煌資料記載最多的是《佛本行集經》，可推知此經是 9-10 世紀敦煌最普及的佛傳經典，其推測在敦煌舉行的講經與唱導儀式上可能也以此經運用得最多參〔日〕荒見泰史〈從敦煌寫本中變文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變——以佛傳故事變文類作品為中心〉，頁 17。

薩本起經》1卷與《普曜經》8卷、苻秦譯出《僧伽羅刹所集經》3卷、東晉譯出《佛說十二遊經》1卷、北梁譯出《佛所行讚》5卷、劉宋譯出《佛本行經》7卷、劉宋譯出《過去現在因果經》4卷、隋時譯出《佛本行集經》60卷。由這些佛傳可見隋闍那崛多在隋代開皇7至11年（587-593）所翻譯的《佛本行集經》是卷帙最繁達60卷的巨作，集佛傳經典之大成，而欲將60卷之經典改編為六千餘字的變文《太子成道經》，必然須先加以刪節以利於編寫。在敦煌文獻中即有摘編《佛本行集經》之寫本，從中可見其編寫的方式。

此類摘編《佛本行集經》的寫本荒見泰史稱之「故事略要本」²⁷，包含 P.2303V、P.2837、S.4194、P.3317、P.2459V 號寫卷。其中 P.2837 號寫卷荒見泰史指其運用經典文字而文體上略為簡化，是「介於經典和變文之間。換言之，略要底本很可能是經典發展成為變文之前階段」²⁸。荒見泰史所指略抄經典而最終發展為變文的看法，與林世田〈《佛說如來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究〉所推論《佛說如來成道經》「抄錄與摘編原有經典（按：《佛本行集經》）」而又經「概括和調整，文字上更精煉，語意上也更為順暢」，終成《降魔變文》的發展路徑相近²⁹；皆認為在經典過渡至變文時應當經歷了摘編、略要經典之階段以將長篇經文縮短，有益於變文之改編。

在略要本中 P.2459V 內容提及其所欲講述者為「釋迦託生緣起」，與變文 P.2193《目連緣起》³⁰相似，此「緣起」類作品尚有 P.3048《醜女緣起》除存「緣起」之名且寫卷卷末載「上來所說醜變」，又《醜女緣起》還有寫卷 S.4511 題名《金剛醜女因緣一本》、S.2114 題名《醜女金剛緣》，可見此類變文有稱之「緣起」、「因緣」、「緣」者，而與《太子成道經》內容極為近似的《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亦為此類。張錫厚《敦煌文學源流》指出：「從某種意義來說，緣起、講經文、變

²⁷ 荒見泰史曾以「摘要佛經」、「佛教故事抄錄文獻」、「故事雜抄體」、「故事綱要本」等指稱此類文獻，後因為在類似文獻《眾經要集經藏論》中有使用「略要」一詞而更為妥切，本文亦以略要本稱之，因 P.2459 號寫卷云：「經文甚廣，今但略考」亦用「略」字。參〔日〕荒見泰史〈敦煌的故事略要本與變文〉，《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62-106。

²⁸ 參〔日〕荒見泰史〈從敦煌寫本中變文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變——以佛傳故事變文類作品為中心〉，頁22-23；劉秋蘭〈敦煌文獻四種疑似《佛本行集經》講經文考辯〉，《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6卷第6期，2017年6月，頁127-136。

²⁹ 林世田〈《佛說如來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究〉，頁97。

³⁰ 此卷標題原有，潘重規指出其末題為「界道真本記」，卷背署「大目連緣起」，參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81。

文都是由釋氏講經孳生繁衍而成的通俗文學樣式。」並在「敦煌緣起概述」一節中指出《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內容：「源於《佛本行集經》，與敦煌本 P.2999 原題《太子成道經》的內容全同，而文字略異³¹。」因此觀察存有較接近變文題名「緣起」的 P.2459V 寫卷編寫方法，可藉以推知時人如何轉化經典而為變文。

P.2459V 寫卷首尾俱殘，正面書寫之道教類書字跡工整；卷背《佛本行集經》的略要本存有 176 行，相較正面字跡則顯得潦草且有補字、改字的痕跡，因此推測不是同一人所抄寫。此略要本摘抄《佛本行集經》卷 4「賢劫王種品」至卷 20「觀諸異道品」共計 17 品³²，近《佛本行集經》三分之一的品目，內容涵蓋佛陀從兜率天宮降生淨飯王宮，誕生、占相、成長、習藝、納妃、遊四門、出家等歷程。所擷取的佛傳內容同於 P.2299 號《太子成道經》寫卷所存情節標目：「第二下降閻浮提胎相」、「第三王宮誕質相」、「第四納妃相」、「第五踰城出家相」，另外在 BD.03024 號《八相變（一）》中也有相似標目³³，可見略要本與佛傳變文所述情節相當。

比較經典與略要本的文句，可見其略要經文內容的方式：

表 1

《佛本行集經》卷 5〈上託兜率品〉	P.2459V《佛本行集經》略要
爾時，護明菩薩大士， <u>從於迦葉佛世尊所護持禁戒，梵行清淨，命終之後，正念往生兜率陀天</u> 。何以故？或有眾生，命終之日，為於風刀，節節支解，……然此菩薩， <u>亦生兜率，其兜率陀所居諸天，即喚菩薩，名為護明，以是因緣，號為護明</u> 。諸天展轉，稱喚護明，其聲上徹至淨居天，及到阿迦膩吒天頂。時諸天等，皆同唱言：「護明菩薩，已來生於兜率天中。」…… <u>護明菩薩</u> 過去修行清淨業因，復為 <u>教化諸眾生</u> 故，盡兜率天所有壽命……爾時，護明菩薩大士天壽滿已， <u>自</u>	<u>託生緣起，今當略說</u> 。佛本還是閻浮人提，於往昔時迦葉佛邊出家修道， <u>因緣甚廣，此略少耳</u> 。 尔時，釋迦牟尼佛 <u>從迦葉佛邊出家修道</u> ，彼滅後 <u>即生兜率陀天宮，名護明菩薩</u> 。經無量歲，教化諸天，同今彌勒，一無異也。 <u>其護明菩薩</u> 將欲下生， <u>成等正覺，教化眾生，即於彼天現五衰相</u> ，告諸天言：「我欲下生。」 <u>經文甚廣，今當略引</u> 。

³¹ 張錫厚《敦煌文學源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頁412-414。

³² 包含「賢劫王種品」、「上託兜率品」、「俯降王宮品」、「樹下誕生品」、「從園還城品」、「相師占看品」、「姨母養育品」、「習學技藝品」、「常飾納妃品」、「空聲勸厭品」、「出逢老人品」、「道見病人品」、「路逢死屍品」、「耶輸陀羅夢品」、「捨宮出家品」、「剃髮染衣品」、「觀諸異道品」。

³³ BD.03024 寫卷卷背有「八相變」三字其標目有：「此是上生都率相」，「自下降質相」，參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507。

然而有五衰相現 ³⁴ 。	
-------------------------	--

由上表可見此略要本的主題是略說佛陀的「託生緣起」，此當可視為本卷之題目。又其略抄經文的方法並非全然抄錄經句，而是將所本之經典進行壓縮與改寫如：將「所護持禁戒，梵行清淨」改寫為「修道」，又將「過去修行清淨業因，復為教化諸眾生故，盡兜率天所有壽命」改寫為「將欲下生，成等正覺，教化眾生」，此等改寫已具有再創作的成分。

從中亦可見略要本大篇幅刪除經典中解釋經句或與主情節無關之內容，如：刪除了解釋何以往生兜率陀天之內容。因此略要本的抄寫者會在略抄一段後於文本中表明其所欲抄寫的「經文甚廣」，故只能「略引」，或以雙行夾注「經文甚廣
今但略考」，表明其有意識略要此經典。又寫卷中或縮小字體標示：「經文甚廣，不可具論」、「經文此且略」等，此等在文本中跳脫經文展現講說者的「聲音」，同見於《太子成道經》中標示：「此內及外，更有諸妙理，不及具細³⁵。」

然而在略要寫本中也多次出現完整抄錄偈語的部分，或因涉及押韻與節奏不易改寫，多保留《佛本行集經》原文，如 P.2459V 寫卷第 11-14 行：「即說偈言：若母人夢見，日天入右脇，……若母人夢見，白象入右脇，彼母所生子，三界無極尊。……度脫千萬眾，於深煩惱海。」完整抄錄《佛本行集經·俯降王宮品》之偈語³⁶。寫卷尚從《佛本行集經》「空聲勸厭品」、「出逢老人品」、「捨宮出家品」、「觀諸異道品」中抄出偈語，多同於經文。

經由抄寫者刪除《佛本行集經》中三分之二的品目，使故事集中於佛陀成道前託生在淨飯王宮至捨棄宮廷生活後出家的事蹟，再加以壓縮改寫文句，便得可以使卷帙浩繁而長達 60 卷的佛傳經典略要至六千餘字，此舉將有益於更進一步改寫成更為世俗化、通俗化之變文。

然而漢譯佛經講述印度太子成道的故事，在許多名物上存在著異文化的差異，印度之遙亦非漢地人士可以想像。因此在改編經典時，除了略要佛典外還須加以注釋，在 P.2459V 寫卷略要《佛本行集經》時，便可見摘抄者在抄寫時援引

³⁴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 5〈上託兜率品〉，(CBETA, T03, no. 190, p. 676, b10-c21)。

³⁵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440。

³⁶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 7〈俯降王宮品〉，(CBETA, T03, no. 190, p. 683, c9-16)。

了中土典籍《周書異記》進行注解，如在略抄「俯降王宮品」中佛陀入胎之事時：

表 2

《佛本行集經》卷 7〈俯降王宮品〉	P.2459V《佛本行集經》略要本
<p>護明菩薩，一心正念，從兜率下，託淨飯王最大夫人摩耶右脇，安庠而入。護明菩薩正念正知，從兜率下入母胎時……菩薩正念，從兜率下，託淨飯王第一大妃<u>摩耶夫人右脇住已</u>。是時大妃，於睡眠中，夢見有一六牙白象，其頭朱色，七支拄地，以金裝牙，乘空而下，入於右脇。夫人夢已，明旦即白淨飯王言：「……誰占夢師，能為我解？」時淨飯王召一宮監內侍女人，而告之言：「汝速疾來至外宣勅，語我國師大那摩子，令急追喚八婆羅門大占夢師，所謂祭德、鬼宿德……」大王有勅，遣喚八大諸婆羅門能占夢者，所謂祭德、迦葉子等。……即便召喚八大占夢婆羅門師，及大那摩國師之子，同入宮中。時淨飯王告諸占夢婆羅門等，……時彼占夢婆羅門等，聞王語已，善知諸相、善占夢祥，即具諮白淨飯王言：「大王善聽所夢瑞相，我當具說³⁷。」</p>	<p>護明菩薩，一心正念，從兜率陀天乘旃檀樓閣，現白象形。</p> <p>七月十五日夜，來入摩耶夫人右脇。當此漢地周朝第五主昭王廿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夜<small>此地亦有。瑞應《周書》明。</small></p> <p>其夜，摩耶夫人夢見一六牙白象，從北來，乘空入於右脇。至明即向淨飯王說。時王即喚占師祭德、鬼宿德等八婆羅門，令占其夢，其占夢師白言：「大王！此大吉祥！」</p>

在此敘述佛陀入胎及摩耶夫人占夢的情節中，可見略要本壓縮《佛本行集經》文句並進行改寫，其中又以注解的方式插入了《周書異記》的內容以解釋佛陀入胎的時間點。《周書異記》記載了佛陀降生至涅槃等事，並以之對應中土紀年，宣傳周朝時中土已知有佛教。唐道宣《續高僧傳》載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佛道論衡的場景，道士以《老子化胡經》為依據，佛教徒則以《周書異記》為依據：「若如來言出何文紀。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³⁸。』」此書雖佚，然在《佛祖統紀》、《佛祖歷代通載》等典籍中皆有引用。

如此引用中土典籍，則能使原生印度的佛傳故事有了相對應的中國紀年，必然有助於中土閱聽者理解，表現敘事者欲將佛傳經典藉由此略抄本而中國化。此

³⁷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 7〈俯降王宮品〉，（CBETA, T03, no. 190, p. 682, c27-p. 683, c7）。

³⁸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23，（CBETA, T50, no. 2060, p. 625, a3-4）。

等在佛傳經典故事中抄入其他典籍的方式，近於變文創作時「雜掇諸經」³⁹的方法。佛傳變文 S.4480《太子成道變文（二）》亦源自《佛本行集經》而有護明菩薩、金團天子的角色出場，此卷敘述降生脫胎時即載：

到癸丑年之歲，七月十五日夜，從於六欲界天上降下於摩耶夫人藏中，脫胎左脇但入右⁴⁰。

與 P.2459V《佛本行集經略要》所敘述時間點近乎相同，並非源自經典，而是《周書異記》之說。

《周書異記》之說或是時人熟悉並流行的說法，敦煌 P.3600 號寫卷抄有《佛八相成道紀年（擬）》：「佛周昭王廿三年癸丑歲七月十五日夜子時，降摩耶夫人……以上依《周書異記》及《辯正論》說也。」同樣在敘述佛陀降生時間點時以《周書異記》為依據。而「略要本」作者在略要經典時以世俗流行之說法進行注解而融入敘事之中，當有益於經典的世俗化。

此等在略要、創作時參酌中土典籍的方法，正如同《太子成道經》所述淨飯王夢「雙陸頻輸」⁴¹之夢兆出自《唐國史補》、《新唐書·狄仁傑傳》一般，都是變文在改編佛典的基礎上再參酌其他中土典籍而成，亦同於《降魔變文》引用偽經《佛說如來成道經》的創作手法⁴²。

四、變文成為經典的路徑

60 卷的《佛本行集經》經由「略要」與「注解」的方式成了六千餘字的《佛本行集經》「略要本」，如此則較易於改編為通俗之佛傳變文作品以進行講唱與傳播。然而如何由一佛傳變文而再造成為通俗的「經典」？或可先從敦煌變文中講述佛陀上首弟子目連故事，現存寫卷數達二十六件之多，僅次於佛傳變文而具有代表性的《目連變》經典化發展進行觀察⁴³。

³⁹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頁 140。

⁴⁰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486。

⁴¹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435。

⁴² 林世田〈《佛說如來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究〉，頁 89-101。

⁴³ 〔日〕荒見泰史指出：「這些《目連變文》所寫的文體是敦煌變文最典型的文體，即散韻相間的講唱體，且留下來的寫本有 26 件之多；再加上被視為是流傳到現在的《目連戲》、《目連傀儡戲》的早期的鼻祖，因此《目連變文》一直是敦煌變文、唐五代講唱文學作品之中的代表性作品」。參氏著〈從新資料來探討目連變文的演變及其用途——以上圖 068、北京 8719、北京 7707V 文書為中心〉，《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頁 42。

前賢已指出《目連變》在傳播時已有被視為經典者。朱鳳玉〈從原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與閱聽問題〉一文指出：

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藏盈字 76 號（7707）《大目犍連變文》尾題有：
「太平興國二年（977）歲潤六月五日，顯德寺學仕郎楊願受一人思微，發願作福。寫畫此《目連變》一卷，後同釋迦牟尼佛壹會。彌勒生作佛為定。後有眾生同發信心，寫《目連變》者，同持願力，莫墮三途。」從這則題記可見民間佛教信仰中有將佛教變文視同佛經，抄造供人諷誦、奉持，視其功德等同於抄造誦讀佛經⁴⁴。

可見時人在心態上將抄寫佛弟子之變文《目連變》視為與經典具有同等功德。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目連變文在流行後被人們提升為「經」之地位而流行，鄭阿財《敦煌孝道文學》中指出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有中元節販賣「目連經」之情況，並考證此「經」後世流傳至日本、韓國，鄭氏比較了此經與敦煌《目連緣起》認為：

詳研「目連救母經」之內容、情節、人物與其言及之品物，與敦煌孝道文學中之目連救母相同，尤其與「目連緣起」至為接近……宋初「目連緣起」當甚常於道場講唱而為民眾所熟稔喜聞。宋真宗時，變文遭到禁絕，感於目連救母故事，乃有據以造經者⁴⁵。

可知此乃一變文轉化為經典之案例。張鴻勛〈從唐代俗講轉變到宋元說經——以《佛說目連救母經》為中心〉一文亦從文本中用語、文字等比較，詮釋變文何以被視為經典傳播的可能性：

至於本為瓦肆勾欄伎藝演出的話本，何以會被佛弟子鄭重「受持讀誦」或重刊流布，則恐怕既與它本是「演說佛書」有關，且與其結尾又有對聽眾的如下勸戒有關：若有善男善女，為父母印造此經……衣食自然，長命富貴。所以《救母經》在流傳中才被「誤為佛經而刊印」⁴⁶。

說明了《救母經》是一部演說佛書的作品，是從佛典發展為講唱伎藝表演之文本，

⁴⁴ 朱鳳玉〈從原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與閱聽問題〉，《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715-717。

⁴⁵ 鄭阿財《敦煌孝道文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82年），頁175。

⁴⁶ 張鴻勛〈從唐代俗講轉變到宋元說經——以《佛說目連救母經》為中心〉，《曲藝講壇》1998年總第5期；後收入《跨文化視野下的敦煌俗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111-112。

最終被誤為佛經而刊印流布，成為「新經典」。

又朱鳳玉〈論敦煌文獻敘事圖文結合之形式與功能〉分析目連變文及相關文獻圖、文之配置，亦指南宋初刊《佛說目連救母經》的內容、形式及語言風格與變文近似⁴⁷，且皆為配圖講說之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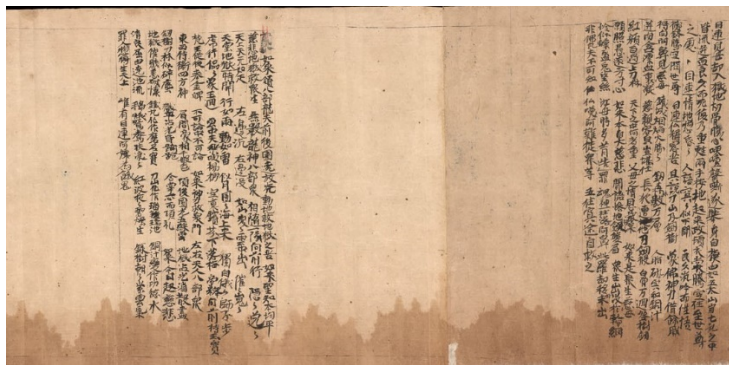


圖 1 BD.00876V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

空白為預留配圖處⁴⁸



圖 2 《佛說目連救母經》

49

在內容與形式上皆可見《救母變文》與後出的《救母經》有著密切的關係。此一講述佛陀上首弟子目連地獄救母故事的《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并序》在敦煌尚存《目連緣起》、《目連變文》等同系列文本，其受歡迎的程度與佛傳變文相似，而由其發展可知此一唐代膾炙人口的變文在廣為流行後，至宋代時被提升為經典地位而造出《佛說目連救母經》並流傳至今。

反觀敦煌佛傳變文的內容也可見時人將之視為經典的痕跡，例如：編號 P.2187《破魔變》，內容主要講述佛傳八相中的「降魔」一相，當僧人講唱完故事後便讚頌可能是變文的受眾——僕射曹議金：

小僧願講經功德，更祝僕射萬萬年⁵⁰。

可見此僧人將講述《破魔變》視為「講經」，只不過尚未在題名上冠以「經」名。可推測浩繁的經典轉化為變文後，因為篇幅短小且更易理解，其傳播力與影響力

⁴⁷ 朱鳳玉〈論敦煌文獻敘事圖文結合之形式與功能〉，樊錦詩、榮新江、林世田主編《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 110 週年國際學》（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566。

⁴⁸ 圖版出自「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nlc.cn/pages/about_publications.a4d（2023.01.03 上網）。

⁴⁹ 張鴻勛〈從唐代俗講轉變到宋元說經——以《佛說目連救母經》為中心〉，頁 112。

⁵⁰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536。

日益廣泛，甚至被僧人、官員視為經典，藉著講述而獲取功德。

又在首都博物館藏編號 32.536 號卷背《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中可見時人在變文中冠以經名。此變文 2004 年余欣、王素、榮新江合撰《經眼錄》時公布並擬題為講經文，因寫本起首：「適來都講所暢（唱）經云道：『《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者』」，說明其內容要講述《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行文符合俗講時都講唱釋經題的儀式⁵¹。2016 年段真子〈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考〉呈現完整的寫卷文本亦以為講經文⁵²。2017 年筆者分析此寫卷體制並探究其內容實是變文，因而擬題《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⁵³，經比對的結果確認其所述內容與現今可見的佛傳變文相似，尤近於《八相變》。而在這一具有講經文儀式用語又實質演繹佛傳故事的變文中，可見其內容中冠以不存在的經典——《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變文云：

適來都講所暢（唱）經云道：「《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者……願眾慈流，許垂聽受。且《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者，蓋是題目之義，『佛』者，巨暗生死之中……故稱《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者，其由如是⁵⁴。」

可見此變文作者煞有其事地創造出一部前所未見的「經典」後，逐字解釋經題，試圖提高變文的地位而使之成為經典，然而觀其內容實則與《八相變》多所相似，在解釋兜率天的韻文和《八相變（一）》相當，在泥神占驗情節也見於《八相變（二）》⁵⁵。從此一寫本中可看出敦煌世俗講唱活動中可能存在著人們試圖將佛傳變文（《八相變》）改造為新經典之現象。至於《太子成道經》則最為直接地在題目中表明其為再造之「經典」並廣為傳抄流行。

變文《太子成道經》現存的寫卷中可見兩種流傳系統，兩種文本最顯著的差異在於變文的結尾處⁵⁶。系統一為稱「經」者，有 P.2999、S.2352、S.548V 三件寫本，P.2999、S.2352 寫卷首尾俱全，在敷衍佛陀拯救面臨火難的耶輸陀羅與羅

⁵¹ 余欣、王素、榮新江〈首都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經眼錄〉，《首都博物館叢刊》2004 年第 18 期，頁 166-174。

⁵² 段真子〈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考〉，《唐研究》第 22 卷，2016 年 12 月，頁 109-130。

⁵³ 張家豪〈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擬）探析〉，頁 133-152。

⁵⁴ 段真子〈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考〉，頁 110。

⁵⁵ 詳細比較參張家豪〈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擬）探析〉，頁 133-152。

⁵⁶ 張小艷〈《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之研究〉，《敦煌學》第 39 期，2023 年 8 月，頁 213-214。

睽羅後便收束全文，並於末尾題稱：

太子成道經壹卷

此內及外，更有諸妙理，不及具細。誰人樂者，尋成佛因由，則知微細極，甚精妙也⁵⁷。

可見此一系統稱此變文為一部「經」，唯 S.548V 寫卷首殘尾全，雖也收束於此但未寫「太子成道經一卷」，然從卷末存有的題記：

長興伍年(934)甲午歲八十九日，蓮臺寺僧洪福寫記諸耳，僧惠定池(持)念讀誦，知人不取⁵⁸。

可知寫卷流行於晚唐五代時期，是由僧人洪福所抄寫並由惠定念誦，被當時僧人所認可並持念讀誦、抄寫流布。

系統二為不稱「經」者，有首尾具殘的 BD.6780 與首尾俱全的 S.2682V+P.3128 兩件寫本，可能抄寫於 9 至 10 世紀歸義軍時期⁵⁹，此系統在敷衍完佛陀救度深陷火坑危難中的妻、子後又概要地敘述了苦行六年、樹神引渡、初轉法輪等事：

日食一麻或一麥，長齋座(坐)禪觀行，成登正覺，尼連河沐浴，六年苦行，氣力劣若，樹神把手引之，出於彼岸。取吉祥草座為道場，先開有教，利益群情，是何人也。最初說法為五俱輪，此續空宗便令悟解。欲說大乘，
先明教主：……

濕土如渥知遊水，淨水持取大乘經。

適來和尚說其真，修行弟子莫因巡。

各自念佛歸舍去，來遲莫遣阿婆嗔。⁶⁰

由此結尾可見在火難後的情節皆僅概述其要而並未如前文敷衍太子降誕、占相、遊四門、救火難等情節，頗似經典之摘要。而從其結尾之文字可見文本敘事者本

⁵⁷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440。

⁵⁸ 寫卷內容出自「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http://idp.ncl.cn> (2023.01.03 上網)。

⁵⁹ BD.6780 斷代參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93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頁 15；S.2682V 參方廣錫、〔英〕吳芳思等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47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92。

⁶⁰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440-441。

欲講說的是大乘經典，而此一講述太子成道故事的變文只是讓信眾們在聽經前「先明教主」而預先具備教主佛陀成道的基本知識，講說者亦為僧人但並不將其視為「經」。

由變文《太子成道經》流傳的兩種系統可見這些內容全然相同且同時流行於五代至宋初的作品，並不全然被時人稱之為「經」⁶¹，其題稱並不具有穩定性，其最初可能並未被稱為經典，因而在系統二中未被稱經，又在系統一 S.548V 也存在未被稱「經」者。其餘《太子成道經》變文寫卷所存結尾不全，未能明確歸類於上述兩大系統，包含：P.2924 首尾不全，而現存者只抄寫至太子於樹下觀耕後「宮中謀悶」，尚未述及太子遊四門等事；S.4626 首全尾缺，而所存者僅敘述首段至「經題名目唱將來」；Dx.2114 首全尾缺，僅抄寫佛陀本生故事至「投崖施虎」；P.2299 首全尾缺，自「第二下降閻浮拓胎相」抄起，訖於太子遊四門於西門見病兒事「遂遣車匿問」止。

在無法歸類的《太子成道經》寫卷中值得注意的是 P.2299 號寫卷，此卷與 BD. 3024《八相變（一）》除了運用極其相似的文句表述佛陀前世本生故事外，在內容上亦有相似的標目設計⁶²；P.2299 號寫卷中每段間標示有小標目：「第二下降閻浮拓胎相」、「第三王宮誕質相」、「第四納妃相」、「第五逾城出家相」等，BD. 3024 則標注：「此是上生兜率相，以上總管，自下降質相」；相似的本生敘述與小標目亦見於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⁶³。此外在《太子成道經》系統二中不稱「經」者，結尾概述佛陀日食一麻或一麥、沐浴於尼連河中、苦行六年全身無力等事在《八相變（一）》中亦有述及⁶⁴，可見此一未稱「經」之系

⁶¹ 《太子成道經》諸寫卷推測多流傳於五代至宋初，諸篇流傳時間可參張小艷〈《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之研究〉，頁 202-207。

⁶² 起首本生故事《太子成道經》載：「本師釋迦牟尼求菩提緣，於過去無量世時，百千萬劫，多生波羅奈國。廣發四弘誓願，為求無上菩提。……慈力王時，見五夜叉，為啖人血肉，飢火所逼。其王哀愍，以身布施，餒五夜叉……。」《八相變（一）》載：「爾時釋迦如來，於過去無量世時，百千萬劫，多生波羅奈國。廣發四弘誓願，直求無上菩提。……慈力王時，見五夜叉，為啖人血肉，飢火所逼，其王哀愍，與身布施，餒五夜叉……。」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434、507。

⁶³ 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的本生敘述為：「我本師釋迦牟尼佛，於過去無量世時，百千萬億不可計劫，多生波羅奈國。廣發四弘誓願，直求無上菩提。……慈力王時，見五夜叉，為啖（啖）人血肉，飢火所逼。其王哀愍，以身布施，餒五夜叉……。」並有「第一上生兜率相」、「第二降胎誕生相」、「第三皇宮納妃相」、「第四逾城出家相」、「第五雪山脩道相」。

⁶⁴ 結尾苦行六年事《太子成道經》載：「日食一麻或一麥，長齋坐禪觀行，成登正覺，尼連河沐浴，六年苦行，氣力劣若，樹神把手引之，出於彼岸。取吉祥草座為道場。」《八相變（一）》

統與《八相變（一）》有較密切的關係。

由寫卷中起首的本生故事內容、情節提示的標目、火難後略要經典之情節概述等編寫痕跡可知《太子成道經》、《八相變（一）》有著密切關係，其中《太子成道經》系統二與《八相變（一）》關係尤為密切，因二者在敷衍火難情節後皆概述了佛陀沐浴、成道之事，此等概述而未詳加敷衍的內容在稱「經」的《太子成道經》系統一中已不見痕跡。推測這些流行於 9 至 10 世紀敦煌歸義軍時期的佛傳變文⁶⁵，在演繹《佛本行集經》時曾進行了略要情節、標目提示等各種創作嘗試，因而呈現出不同的形式樣態，而在世俗流傳的過程中唯有《太子成道經》系統一最終被提高地位稱為「經」，因此已不見寫卷中提示性的標目、略要經典的概述性情節等編創痕跡，形成 P.2999、S.2352 兩件首尾完整的寫本。

這一變文最終能「造經」成功或許與《救母經》的情況類似，亦有可能是被「誤為佛經而刊印」⁶⁶，因為在北大 D.083 題記中可見楹雅珍所書隋代仁壽 4 年（604）之題記：

仁壽四年四月八日楹雅珍為亡父寫《灌頂經》一部，《優婆塞》一部，《善惡因果》一部、《太子成道》一部、《五百問事經》一部、《千五百佛名》一部、《觀無量壽經》一部，造觀世音像一軀，造九尺幡一口。所造功德，為法界眾生一時成佛⁶⁷。

此題記內容同見於 S.4162、S.4570、P.2276、甘博 005 號寫卷，可見楹雅珍在 4 月 8 日佛誕時為其亡父抄寫佛經，其中包含《太子成道》「經」一部，此經未見流傳後世而只存經目；又《大周錄》（695）中著錄之「佛說太子成道經」經題⁶⁸，

載：「日食一麻或一麥，鵲巢窠頂上安。太子一從守道，行滿六年。當臘月八日之時，下山於熙連河沐浴。為久專懇行，身力全無……六年苦行志慙，四智俱圓感覺身。下向熙連河沐浴，上登草座勸黎民。」

⁶⁵ 《太子成道經》系統二皆未存題記，BD.6780《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之條記目錄定為 9 至 10 世紀寫本；S.2682V《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敘錄亦定為 9 至 10 世紀歸義軍時期寫本。《八相變（一）》BD. 3024《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亦著錄為 9 至 10 世紀歸義軍時期寫本；BD. 4040 卷背題記：「丙五年正月十五。」歸義軍時期丙午年可能為 886 年或 946 年。

⁶⁶ 張鴻勛〈從唐代俗講轉變到宋元說經——以《佛說目連救母經》為中心〉，頁 112。

⁶⁷ 參李小榮〈論隋唐五代至宋初的藥師信仰——以敦煌文獻為中心〉，《普門學報》第 11 期，2002 年 9 月，頁 8-9。

⁶⁸ 唐·智昇在《開元釋教錄》（730）卷 18 指出《大周錄》所著錄《佛說太子成道經》：「自古偽錄皆未曾載，《周錄》獨編，雖云古來相傳皆云偽謬，而不別顯出何錄中，且依《周錄》。」（CBETA, T55, no. 2154, p. 678, b5-6）。可見智昇未見此偽經，亦不明《大周錄》著錄的依據為何，顯示此經已不見流傳。

在唐·智昇《開元釋教錄》(730)時早已不見流傳，故指此經：

自古偽錄皆未曾載，《周錄》獨編，雖云古來相傳皆云偽謬，而不別顯出何錄中，且依《周錄》⁶⁹。

可見智昇未見此經亦不知《大周錄》所據為何。由於《大周錄》後「佛說太子成道經」便只存經題而不見其內容，便有可能使後世意圖造經者有了偽造內容並假托經題的空間。

推測今日可見敦煌變文《太子成道經》本非稱「經」，與同時期傳抄流行的《八相變(一)》同為敷衍《佛本行集經》以講唱太子成道的故事之一。直至有意造經者將變文冠以《大周錄》所載或楹雅珍所抄之經題而後才成為經典，並使時人誤為佛經而傳抄流行，成立年代據 S.548V 有尾題表明抄寫於「長興伍年」(934年)可知也在敦煌的歸義軍時期。由於時隔兩百多年，時人亦無法分辨此經是否為《大周錄》所錄或楹雅珍所抄之經題，便形成此變文被提升地位而稱「經」之現象。因此，變文《太子成道經》由佛傳經典發展至偽經的發展鏈條則可能為：《佛本行集經》→經典略要本→佛傳變文，如：《八相變(一)》、《太子成道經》系統二不稱經者→《太子成道經》。

然而何以再造此一經典？推測可能與佛教的寫經文化相關，寫經可造功德之事在經典中屢被提及，如：《妙法蓮華經》：「若復有人，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妙法華經》……當知是諸人等，已曾供養十萬億佛，於諸佛所成就大願，愍眾生故，生此人間⁷⁰。」可見書寫經書之功德願力十分龐大；《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⁷¹可知佛典中宣傳了寫經具有廣大的功德與利益。唐代敦煌地區之佛教興盛，從《太子成道經》反覆傳抄的行為可見人們已將此「經」視為經典，而能從抄寫中獲得功德與利益。

五、結語

由敦煌變文《目連緣起》最終經典化而成《佛說目連救母經》的發展傾向，

⁶⁹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CBETA, T55, no. 2154, p. 678, b5-6)。

⁷⁰ 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CBETA, T09, no. 262, p. 30, c9-15)。

⁷¹ 後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08, no. 235, p. 750, c7-12)。

顯示變文經典化的路徑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本文即試圖詮釋敦煌佛傳變文中唯一題名稱「經」之《太子成道經》經典化的發展路徑。

首先藉由 P.2459V 〈《佛本行集經》略要本（擬）〉及變文《太子成道經》之寫卷內容，勾勒佛傳經典《佛本行集經》轉化為變文的方法，說明時人透過略要、注釋之法將《佛本行集經》轉化為六千字的略要本。並在「注釋」處徵引中土著作《周書異記》，增補較貼近中土思想之內容以適應中國化需求，所增補之內容在同題材的《太子成道變文（二）》中亦可見相似文句。經由略要、注釋之法而成的《佛本行集經》略要本便容易在法會上念誦，也更易於改編為變文等通俗文學作品。

當佛傳經典轉化為佛傳變文後，可見時人試圖提升變文之地位將之再造為「新經典」。P.2187《破魔變》是由僧人講述且在文中自認其講述者為「講經」並具有功德；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內容與佛傳變文《八相變》相似，作者卻認為其在講述一部前所未見的《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從諸多例證可見時人多次欲將變文提高地位而有此一「造經」現象。或因經典文字浩繁，難在一定時間內講述或抄寫，而變文自經典而來，人們便將之亦視為經典則更易於傳播，並可藉講「經」、抄「經」獲取功德與利益。

至於《太子成道經》則有了完整的經題與內容。此變文在敦煌有不稱經與稱經二類寫本系統，差異在於不稱經者的結尾處在火難情節後又概述佛陀六年苦行至初轉法輪事，稱經者的結尾僅敷衍至火難情節並有尾題「太子成道經壹卷」，可知此變文以兩種型式流傳於歸義軍時期；其餘首尾具殘的寫卷中尚有如《八相變（一）》般標注小標目者，推測這些概述而未加以敷衍的內容以及情節提示性的小標目都是尚未成為經典前的編創過程。

推測其中稱經的系統本也與《八相變（一）》、《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等變文一樣本來並不稱「經」，而是有意圖造經者將當時流行的佛傳變文冠以「經」名。由於隋代敦煌寫經中楹雅珍曾一度抄寫名為《太子成道（經）》的經典但後世不見其內容，《大周錄》亦著錄《佛說太子成道經》但至智昇《開元釋教錄》時已不見其所據為何，這一佚失內容的偽經經題正與當時流行的佛傳變文內容相近，故人們便將其冠上此一經題而流行。

主要參考文獻

- 方廣錫、吳芳思等主編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47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任繼愈主編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93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
- 後秦·鳩摩羅什譯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08, no. 235。
—— 《妙法蓮華經》，CBETA, T09, no. 262。
- 隋·闍那崛多譯 《佛本行集經》，CBETA, T03, no. 190。
- 唐·沙門明佺等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CBETA, T55, no. 2153。
- 唐·智昇 《開元釋教錄》，CBETA, T55, no. 2154。
- 唐·道宣 《續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0。
- 土肥義和 《八世紀末——十一世紀初期燉煌氏族人名集成：氏族人名篇·人名篇》，東京：汲古書院，2015 年。
- 朱鳳玉 〈從原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與閱聽問題〉，《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 〈論敦煌文獻敘事圖文結合之形式與功能〉，收入樊錦詩、榮新江、林世田主編《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 110 週年國際學》，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 余欣、王素、榮新江 〈首都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經眼錄〉，《首都博物館叢刊》2004 年第 18 期。
- 李小榮 〈論隋唐五代至宋初的藥師信仰——以敦煌文獻為中心〉，《普門學報》第 11 期，2002 年 9 月。
- 李正宇 〈晚唐敦煌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敦煌研究》1987 年第 1 期。
- 汪娟 〈《降生禮文》與八相成道〉，《唐宋古逸佛教儀儀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
- 林世田 〈《佛說如來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究〉，《敦煌學輯刊》2005 年第 4 期；後收入《敦煌遺書研究論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年。

- 〈敦煌文學作品對佛典的改編——以《降魔變文》為例〉，林世田、楊學勇、劉波《敦煌佛典的流通與改造》，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
- 金岡照光著，李寧平、孫亞英譯 〈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社會科學》，1983年第5期。
- 段真子 〈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考〉，《唐研究》第22卷，2016年12月。
- 荒見泰史 《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張小艷 〈《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之研究〉，《敦煌學》第39期，2023年8月。
- 張家豪 〈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擬）》探悉〉，《敦煌學》第33輯，2017年8月。
- 張錫厚 《敦煌文學源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
- 張鴻勛 〈從唐代俗講轉變到宋元說經——以《佛說目連救母經》為中心〉，《曲藝講壇》1998年總第5期；後收入《跨文化視野下的敦煌俗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陸永峰 《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 黃 征、張涌泉 《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劉秋蘭 〈敦煌文獻四種疑似《佛本行集經》講經文考辯〉，《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6卷第6期，2017年6月。
- 潘重規 《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 鄭阿財 《敦煌孝道文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82年。
- 〈敦煌講經文是否為變文爭議之平議〉，饒宗頤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羅宗濤 《敦煌講經變文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
- 譚 如 〈寫本情境下 S.2682V+P.3128 綜合研究〉，《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
-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Version 2023Q1），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

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http://idp.ncl.cn>。

STUDIES ON DUNHUANG

VOLUME 40

WANG Chuan, A Supplement Essay on the Stylistic Form (體式) of the Chinese *Traité Manichéen* (摩尼教殘經)

HIROSHI Arami, The Term “Qusan (取散)” in Dunhuang Sermon Literature

CHANG Chiahao, On the Reinvention of the Dunhuang Buddhist Sutras From *The Sutra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st Activities of the Buddha* to *The Sutra of the Prince's Enlightenment*

YANG Mingchang, A Further Research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of Tan Guang's *Shi Foguopin Shouji*

LIAO Yahsien, The Theory of “Self-essence” in “Lion's Roar of Queen Śrīmālā Commentaries(S.6388/BD02346)”

CHENG Atsai, Supplementary Notes on the Text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5588 and a New Perspective on its Content and Nature: An Additional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from Buddhist Moral Texts to the Compilation of Confucian and Buddhist Premiers of Family Education

YOU Ao, Study on Newly Found *Annotate of Wenxuan* of Dunhuang Edition in Li Shengduo's Old Collection

LIU Yi, The Paper usase of Tibetan Buddhist Sutras made in Dunhuang under Tibetan Occupation: Centering on the *Śa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and the *Aparimitāyur-nāma Sūtra*

2024.08